

書

楊慈湖先生易傳叙



昨秋余入南銓選部陳君以所刻蘓長公
易傳相示余讀而卒業已謂奇矣頃之封
司劉君功司陳君復刻楊敬仲易傳成屬
余叙余讀之又一奇也獨斯傳也明所學
也余不學其何敢叙然學不可以終棄則

傳言學者不敢不致意也叙何可已夫易道大矣自周孔而後微言絕而程朱傳行謂可以盡易而易有所不可盡也今觀蘓氏傳雖未必盡合易旨然借易以發其自有之奇其識雋其文雄往往道人所未經道其卒傳寫也楊氏因易之理以發蘓其所學精深融貫要在一而能通示人專事內而不外非直探本原者能之乎要之蘓即事以明理楊泝源以該流譬言之蘓如櫛梨橘柚雜陳而皆適於口楊則即一櫛梨橘柚而凡為櫛梨橘柚之類者皆可推而味之也是二氏俱深於易求其有補於學楊

視蘇為要焉抑楊氏始因象山先生與舉扇
訟而得其本心遂悟所學乃黜為易傳于
乾有曰君子自強不息者即天行之健也
非天行之健在彼而君子效之於此也又
曰子思不曰誠者自誠而曰自成是於誠
實之外復起自成之意失其誠矣斯語也
亦猶是心也唯是健不必效而誠不必成
或疑允若茲是人皆天也不必復益以人
力也不幾於溺人以虛乎然善語道者必
反其本善察言者必抉其要慈湖先生嘗
云少讀易大傳唯愛無思也無為也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其傳益則以

善之不能為過之難改皆始于意。本於
我知我本無體復何遷而何改傳震又曰
人唯知恐懼脩省學者事耳謂易道精微
不在是持是見者不惟不知易亦不知恐
懼脩省夫曰不能為曰難改曰恐懼脩省
則何嘗不責人之致力特其所以致者在
何思何慮而不失其定然者耳蓋用力於
其本而不泛用者也譬之操舟者然順流
帆風楫櫂隨之瞬息千里是不操之操
更力耳庸可以無操之迹遂謂其不操舟
也審然者不惟益易且益學者哉吁此與
蘓傳均易之羽翼也顧湮沒久矣待三君

而始傳信大寶之顯晦有時哉然一時益
顯而三君與諸同官之志於易及易道之
益明可覘矣獨愧余莫為倡其獨無入山
舍玉之懼乎茲叙也并以自勗去

乙未上月人日

南京吏部尚書蔡國珍書

楊氏易傳卷之二

宋寶謨閣學士慈谿楊簡敬仲 著

明 後 學廬陵劉日升

豫章陳道亨 校

漳浦林汝詔

豫章饒 伸 全校

今易經乃漢費氏所傳古文而不立於學者劉向以中
古文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
古文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謂上經下經彖大象小
象乾文言坤文言上繫下繫說卦序卦雜卦晁氏云老

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不然則其徒陳元鄭康成之爲歟孔穎達謂詞輔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亂古制時猶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歟夏后氏之易曰連山連山者以重艮爲首商人之易曰歸藏歸藏者以重坤爲首周人之意曰以重乾爲首周禮大卜之官曰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則卦之重也久矣先儒謂文王重之非也孔子之時歸藏之意猶存故曰之宋而得坤乾焉於戲至哉合三易而觀之而後八卦之妙大易之用混然一貫之道昭昭於

天下矣而諸儒言易率以乾爲大坤次之震坎艮巽離兌又次之噫嘻末矣易者一也一者易之一也其純一者名之曰乾其純一者名之曰坤其一雜者名之曰震坎艮巽離兌其實皆易之異名初無本末精粗大小之殊也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子思亦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二八卦者易道之變也而六十四卦者又變化中之變化也物有大小道無大小德有優劣道無優劣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盡在吾性量之中而天地人物之變化皆吾性之變化尚何本末精粗大小之間雖說卦有父母六子之稱其道未嘗不一大傳曰百姓

日用而不知君子小人之所日用者亦一也。惟有知不知之分。

三三乾上乾下元亨利貞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无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夫道一而已矣三才一萬物一萬事一萬理一唐虞之三事曰正德曰利用曰厚生厚生者養生之事利用者器用於人爲利是二者皆有正德焉故大禹謨曰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同也卜筮者民之利用聖人繫之辭

因明人之道心是謂正德人心即道故舜曰道心孔子曰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明三才皆易之道崇廣效法盖以人心未能皆悟本一之妙姑因情立言曰效法而進至於果與天地相似無間則自信其本一矣此心人所同有故易之道亦人所日用上繫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惟其不知故背吉趨凶大哉易乎天之所以高明者此地之所以博厚者此入之所以位乎兩者之間與夫萬物之所以生生而不窮者又此三才中萬變萬化至於不可勝紀無非此某之所以聽者此某之所

以說講與今在堂之人所以聽者亦此所以事親者此所以事君者此所以事長者此所以臨下所以使民所以應酬萬端皆此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乎此包犧氏深明乎此既不能言又欲以明示斯世與萬世而無以形容之乃畫而爲一於戲庶幾乎近似之矣是可畫而不可言可言而不可議但覺其一而不二一而能通夫孰得而測識又孰得而究窮必三畫而成卦者明乎所以爲天者此也所以爲人者此也所以爲地者此也是爲三也聖人又欲以發明其道繫之以辭曰乾言乎此至健至剛亘萬古而未嘗息也然則坤何以一清濁未

分混然而已迨乎重濁嚴凝而後清濁始分而爲二然所以爲清者此也所以爲濁者亦此也坤者兩畫之乾乾者一畫之坤也子思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二乾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繼言品物流形各正性命則地之所以發生萬物者盡在其中矣今爲渾天之說者地在天中則合天地一体而已矣但因重濁故言地因卑故言婁言臣有尊有卑有清有濁清陽濁陰君臣夫婦未嘗不兩故坤必一坤者兩畫之乾非乾道之外復有坤道也故曰明此以南面堯之所以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所以爲臣也難者曰乾坤之道果一則

彖何以有大哉至哉之分應之曰大哉至哉所以致君
臣之辨所以辨上下之分而坤爻又曰直方大又曰以
大終也是坤亦未嘗不大于以明乾坤之實未始不一
也。不然則孔子何以曰予一以貫之中庸何以曰天地
之道其爲物不二天地與人貌象不同而无二道也。五
行萬化變態不同而无二道也。坤者乾之耦者也。震坎
艮巽離兌乾之變錯者也。無二乾也。一言之謂之乾。兩
言之謂之坤。八言之謂八卦。又別而言之謂之六十四
卦。又謂之三百八十四爻。又謂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又謂之無窮皆此物也。三畫之卦何以重爲六。天有陰
陽地有剛柔人有仁義未嘗不兩也。皆此道之變化也。
變化云爲清明有常謂之仁。其間咸得其宜謂之義。其
節謂之禮。其和謂之樂。其知謂之智。言乎其德謂之乾。
言乎其動謂之震。言乎其入謂之巽。言乎其陷謂之坎。
言乎其麗謂之離。言乎其止謂之艮。言乎其說謂之兌。
言乎其屯遭謂之屯。言乎其始生而蒙謂之蒙。其變無
窮。其言亦無窮。皆此一也。言乎此不可以加毫髮焉。不
可以損毫髮焉。謂之中。言乎此不可以人爲參焉。謂之
天。言乎其變化不可測度謂之神。其得謂之吉。其失謂
之凶。其補過謂之無咎。其始謂之元。其通謂之亨。其利

謂之利其正謂之貞其在乾之爻則謂之九其在坤之爻則謂之六乾何以九坤何以六一二三四五三天數之一三五是爲九兩地數之二四是爲六也是五行之生數也天地之本數也五行者此一之變化見於水火木金土者也無二道也故所以用九者此道也所以用六者此道也九爲陽爲剛六爲陰爲柔陰陽剛柔雖不同而用則一也能用九而不爲九所用故在下則能潛不爲陽剛所使不爲才智所使而能勿用能用九而不爲九所用故在二則能見不過而躍又不固而潛能善乎世而人皆利見之能用九而不爲九所用故在三則乾乾能惕故雖危厲而無咎能用九而不爲九所用故在四或躍而不敢必於進或之者疑之也淵者退處之所也故無咎能用九而不爲九所用故在五則能飛能使天下利見而致大人之德業惟上九不能用九而爲九所用爲陽剛所使故以貴高自居而不通下情故動則有悔着大有之上九亦上九也而能用九不爲九所用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大有之上九乃取超然乎萬物之上之象所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故吉乾之上九則取剛過之象故亢而有悔龍神物變化不測濡澤博施有聖王之象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而後

足以君天下故乾爻皆取龍象大人即聖人故二五咸言天下之利見其有居二五之位而天下有不利見之者非大人也皆尊仰之之謂見皆蒙其澤之謂利周公係爻辭孔子作象辭而或曰大或曰至一也用九之道雖發見於諸爻諸陽而不見其為首不見其為首者已私不形意慮不作洞然自然不見其首也意慮微作則為私為已好剛好進安得不為首所謂用九凡百九十二爻之九皆同此用也舉一而知百九十一也舉一而知萬也坤之用六亦同此也乾坤之名不同而用則無二也故曰通乎一萬事畢六石釋卦爻雖則云然所筮事

情不可勝紀其應萬變不可執一厥後卦爻皆然神應

切中占者自知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筮而得乾之卦者君也父也夫也聖人也或進於聖人之道者孔子作乾彖雖多言天然孔子專意明人之道心使專言天而不及人則何以明道垂教為無益之辭矣當先明孔子斯旨孔子欲使為君為父為夫者或進於聖人之道者觀之曰吾得斯卦果大乎果元乎果萬

物之所資始乎。果能統天乎。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果吾之道乎。終始六位。乘龍變化。物物皆正性命。合大和。果吾之所有乎。夫乾即吾之剛健中正者也。豈獨天有之。吾無之。孔子欲無言。以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爲比。上繫曰。與天地相似。又曰。範圍天地。曲成萬物。中庸曰。聖人之道。發育萬物。三才一萬理一。自孔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學者遂謂易大而乾坤小。誤矣。周易乾坤爲首。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易道於是乎出生無窮。故曰。門非謂易與乾坤異體也。名稱不同。爾自其統括無外。運行無息言之。故曰。乾自其勢專而博厚承天而發生言之。故曰。坤推窮其本始。故曰。元。又言其亨。通故曰。亨。又言其安。利。故曰。利。又言其正。非邪。故曰。貞。總言變化而無窮。故曰。易。非乾自乾坤。元自元。亨自亨。利自利。貞自貞也。一體而殊稱也。一物而殊名也。夫三才混然一而已矣。何爲乎。必推言其本始也。民生啍啍。安知易道。氣雖即道。人惟知氣而不知道。形雖即道。人惟覩形而不覩道。事雖即道。人惟見事而不見道。聖人於是乎。不得不推窮其始而有元之名。且天行之所以剛健運化而無息者。其行其化。何從而始乎。始吾不得而知也。始吾不得而思也。無聲無臭。不識不知。無思無

爲我自有的。其曰大哉乾元。所以指學者明道之路也。知始則知終矣。知本則知末矣。始終一物也。本末一致也。事理一貫也。非事外有理也。非理外有事也。曰事曰理。曰本曰末。曰始曰終。皆常人自分裂之。自立是名。君子不得而驟違之。亦姑從而爲是言也。明者自以爲本一也。不明者自以爲實不可一也。人自不一。易之道本無方無體無限量無所窮盡。謂之曰大哉。是宜曰大哉。是故萬物之所資之以始者也是固足以統括乎天者也。物即乾元而曰物之元以始者。以人滯於物。導人思其所始。於是而忽覺焉。則乾在我矣。無所不通矣。天即

乾元。統乎天者亦以人執乎天。故導人使因天而思其所以統之者。於是而忽覺焉。則天在我矣。雲之所以行者我也。雨之所以施者我也。而人不自知。是亦可言亨也。而貫之曰乾元者。元即亨之始。亨即元之發。一体而殊名。曰元曰亨。無不可者。貫之曰乾元。所以明四德之一致也。有乾則有事物。有終始亦有始終。初始也。上終也。天道之始。陽氣潛藏。天道之終。至於六陽與時偕極。人道之始。潛而勿用人道之終。亢而有悔。則昏不亢無悔。則明。六位於是隨時而成。是爲六爻。乾道天象變化。曰龍。六爻曰六龍。乾元乘氣不爲氣所乘。龍陽物。君體

能用陽剛所用乘時變化非思非爲各正性命物物皆
妙感者自離不離爲合爲保爲和爲利爲貞使其本不
一何以能和使其本不一何以能合物各得其時事各
得其宜用得其利氣致其和是謂利是道至正是道非
邪是爲真道之正者无不利用之利者無不正故利即
貞貞即利利貞即元亨夫道一而已矣是道超出乎萬
物之表故曰首出庶物是道能致萬國咸安寧故曰萬
國咸寧首出庶物似言天萬國咸寧似言人學者觀之
疑不可聯言合而言之所以明天人一致使學者不得
而兩之知天人之本一則知乾矣家既釋卦辭又特爲
此旨聖人之致教深也屯之天造草昧宜建侯言人合
而一之亦明天人之一致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君子之所以自強不息者即天行之健也非天行之健
在彼而君子倣之於此也天人未始不一也孔子發憤
忘食學而不厭孔子非取之外也發憤乃孔子自發憤
學乃孔子自學忘食不厭即孔子之自強不息此不可
以言語解也不可以思慮得也故孔子曰天下何思何
慮孟子亦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
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

無不知敬其兄者。今夫人之良心愛親敬兄事君事長
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仁義禮智迭出互用變化云爲此
豈學而能慮而知哉。子思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亦頗得此旨。然猶未得其真。何以知其未得其真。不曰
誠者自誠而曰自成。是猶有成之意。是於誠實之外復
起自成之意。失其誠矣。故子思之中庸篇多至誠於誠
之上。加至一言。亦復其意。不如孔子曰主忠信。忠信即
人主本。大戴記孔子之言謂忠信大道。何深何淺。何精
何粗。微起思慮。即失其忠信矣。即失其本心矣。子思蓋
習聞孔子之訓。而差者也。大道簡易。人心即道人。不自
明其心。不明其心。而外求焉。故失之。孔子曰爲人由己
而由人乎哉。又曰克己復禮爲仁。能己復固有之禮。則
仁矣。皆非求之外者。孔子又嘗告子思。心之精神是謂
聖明乎。此心之未始不善。未始不神。未始或息。則乾道
在我矣。不曰乾而曰健者。所以破人心之定見。使人知
夫乾者。特一時始爲之名。而初未嘗有定名也。故又曰
健。八卦皆然。六十四卦亦然。即一可以知百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人之所以不能安於下。而多有進用之意者。動於意而
失其本心也。人之本心。至神至明。與天地爲一方。陽氣

在下陽氣寂然安於下未嘗動也人能如陽氣之在下寂然無進動之意則與天地爲一不失其心矣是之謂得易之道不能安於潛而有欲用之意者必獲咎厲必凶是謂失易之道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九二居下卦之中亦得位矣雖非尊位亦可以見諸施行可以及物然人心於此逐乎物而擾擾者多矣其能發於德者有幾有德之施安止而自應如天地之施生四時之變化斯爲德之施斯普是謂龍德是謂得乎易之道

終日乾乾反覆道也

乾乾皆道反覆皆道也君子終日乾乾至於夕而猶然亦皆道也喜怒哀懼皆道心之妙用彼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因物有遷則其恐懼必至於交攝上下反覆必至於擾擾豈能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未可謂之得易之道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人皆欲進惟得道者未嘗有欲進之心人之本心是謂道心道心無體非血氣澄然如太虛隨感而應如四時之變化故當躍斯躍當疑斯疑無必進之心故雖躍而

未離於淵故舜之歷試也。已爲衆望之所歸。已爲帝心之所屬。而舜從容於其間。鼓琴二女侍。若固有之。舜心未嘗動毫髮意念也。故讓於德弗嗣。未嘗有必進之心。此非爲讓也。如此而往。何咎之有。故曰進無咎。或躍在淵。非道心之已明者。不能苟惟不然。其心微動。人已不服。觸物違道。凶咎立至。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孔子曰。古人有天下者。必聖蓋天地之間。凡血氣心知之屬。羣分類聚。各有所欲。其勢必至於爭。爭而不已。必至於相傷。其甚者。至於相殺相亂。其勢必相與爲公。以求決於公明之人。所是所至。各有所主。長至於其所主。長者又不能無彼此之爭。疆理之訟。於是又求決於尤公尤明之人。於是乎有國君而諸是。君苟未至於聖。則亦莫能相尚。其久也不能无事。其繼世不能皆賢。以不能皆賢。不能無爭之君。而相與比鄰。其勢必至於爭。不已而相爭相伐。於是又相與爲公。推其有大聖之德者。共尊事之爲大君。立爲天子。然則非聖人則不足以當此位。曰大人造者。言此大人之所造。爲非大人則不足以有爲。大人者。聖人之異名。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大道正中無過不及亢龍過之焉可久也月盈則食寒暑則衰天道不能違而況人乎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九陽剛之物也崇高之位陽剛之才皆九也人皆爲位勢所移爲資才所使是爲九所用不能用九者是爲天德能用九者中虛無我何思何慮是謂本心是謂天德意動則爲首則有我是謂人而非天非易之道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

貞

歐陽子謂此魯穆姜之言遂謂文言皆非聖人之言則過矣穆姜雖大惡而其言之或合乎道則聖人不以人廢言今惟當以正道斷之謂元爲善則無害謂爲善之長則害道道一而已矣元亨利貞雖四而實一聖人患人之昏昏無從啓之姑使究原本始使知變化云爲之所自出則知無所不通之道矣故彖舉其大體曰乾元非謂元異乎亨與利與貞也今謂元爲善之本則可枝葉皆生乎根本今謂之長則截然與次少異體即害道矣故當如下言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此得於聖人之誨

乎會通而嘉則善矣與物會而不善焉何能亨利者義之和合失義則害隨之矣何以能利貞正也事以正成故曰事之幹孟子曰仁人心也君子覺此心思之所自出則乾元在我矣彼百姓日用而不知爾不必言體仁長人之病生於善長君子先覺我心之所同然君子先覺衆人後覺爾君子所以與物會通者無非此心之誠故誠敬之有節文者世謂之禮故曰合禮自與禮文合非求合也求合者僞而已矣非吾心之禮也君子致利利物而已利物而公无非義貞而不固事未必濟貞固不變斯足幹事言其不邪謂之正言其和義謂之利言其嘉會謂之亨推其本始謂之元名四而實一此言四德辭旨分裂至於言君子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則天人一道此一得諸聖人者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龍德君德也有君德而在隱是謂潛龍身在乎潛是天命在潛則義當潛而不當見也雖大亂不爲世所變易而輕動其心以出不使名學之著雖遯世屏處而無悶心雖不見是於世亦無悶心樂則行之時忽變而可行

則行可以行道及物樂矣非私樂也。憂則違之於時終不可行終不見是不見知則與世相違道不可行世亂可憂非私憂也。確乎其不可拔非作意固守也。義不可行而止而人以為不可拔也。苟作意而守其守必不固。不作意而惟意之從則可拔真不可拔矣。夫是之謂易之道。夫是之謂潛龍之道。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龍德一也在初則言其隱在二則言其正中隨爻象所著而言之非謂潛龍無正中之德也。二言其記錄之差歟。攷古志記同而微異者見記者之一得一失屢驗之。此二居下卦之中於是乎發正中之義正不邪中不偏乃道之異名天道甚邇不離乎庸常日用之間庸言而不至於失信庸行而不至於失謹起意皆為邪邪不作是為閑邪誠信也。忠信之心即道心人心即道惟日用或有邪思亂之故足以敗其誠心邪閑則誠存矣。九二既出而見於世故有善世之功不伐者私意不作故也。有功而伐皆因意念之動動斯思邪矣斯伐矣。德博斯化不博不化德性未始不博何思何慮何際何畔意動

則窒則蔽。則不博矣。意動則伐矣。人將不服。何以能化。德博而化。君德斯著。於是申言之。非謂潛龍无君德也。庸行不必作去聲。凡平常微有行動。即謂之庸行。如此。則無斯須放逸矣。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三居下卦之上。進之象焉。故發進德之義。已有德矣。自此而往。當何如。忠信而已。不可復有所加也。忠信者。

本心之常。即道心也。孔子曰。上忠信。明乎忠信。即主本。苟於忠信誠實之中。而微動其意焉。則爲支。爲離。爲陷。爲溺。爲昏。爲亂。誠能不失本心之忠信。如文王之不識。不知無非。帝則如孔子之無知也。而萬善自備。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自然有惻隱之心。其見非義。自然有羞惡之心。其事尊上與賓客。自然有恭敬之心。其不敢侮鰥寡。不敢失於臣妾。亦自然有敬心。其餘應酬萬物。自然知其爲是。爲非。是是非非。是爲智。恭敬是爲禮。羞惡是爲義。惻隱是爲仁。與夫動靜云爲。變化萬端。無非萬善。不學而能。不慮而知。進德如此。皆忠信而已矣。何者。

忠信者道心也。道心無所不通，無所不有，德之見於應物行事者，謂之業。應酬交錯，無情萬變，相刃相靡，君子居其間，順物徇情，造次發語，往往隨世隨流，不無文飾私曲，不無失信。世俗習以爲常，以爲不得不如此。不如此，將取禍。若此情僞，古今同情，不知其慚。嘉忠信君子，於是有脩辭，使不至於忤物，又不至於失信。於交錯應酬擾擾萬變之中，而忠信純一，無間無雜，則無非德業。不至於隳敗矣。故曰：居業，居有安居不動之義。若出入情僞，豈不岌岌不保其不敗也。進德脩業，此萬世之通患，不可不講。表記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又曰：

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小雅曰：盜言孔甘，尤三下卦之極。上下之際，乾德居之，卦三猶臣體，四則有君體矣。方其在三，知其可至而至之名曰知幾，知其可終而終之名曰存義，一也。惟義所在，君子無適莫也。至則堯舜禹終，則伊周舜視天下如敝屣，顏子簞食瓢飲而樂以崇高富貴，微動其心者，君子耻之。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其乾乾乃其未始有荒怠，其惕乃其因時之危而惕，皆應酬變化。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此則雖處危疑之地，何咎厲之有。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

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以爲上則非君以爲下則非臣。故曰上下無常此非常之位也。然而未嘗有邪心恒久也。進退不久此非久處之地。其進其退亦無離群之心。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苟有離群而進之心是動於思爲邪爲咎。君子進德脩業應時而動當進而不進是爲失時亦爲失道。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斯爲乾道斯爲易道。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三才雖同体而其同類者相應無違日月星辰此天之類故常親附乎天山川草木此地之類故常親附於地人居天地之間凡血氣生之屬皆其同類者所患聖人不作耳聖人作則萬物感應作而物不應者非聖人故也。故君子不可求諸外當友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矣。衰世之君往往率求諸人多方設術以治之而人愈不服孔子深察斯情故諄諄設喻重復言之所以明聖人作則物無不應人君必求諸己不可求諸外也不可罪民之頑而不可化也不可嘆當世之乏才共理也。有聖賢之臣何世不生才惟聖知聖惟賢知聖。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亢龍君德之失也惟聖固念作狂聖狂之分一念之間耳唐虞之際君臣相與警戒規正何嘗敢有自足自聖之意恃其聰明睿知而自以為足不復詢謀於衆忽畧愚賤則動必有悔孔子推言至於無位無民無輔欲其無忽也未章雖言知進不知退知存不知亡猶以聖人為言則知此爻所以明聖賢之過所以止言有悔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潛龍勿用見龍在田隨在而有所安舍也時在下之位故也飛龍在天在上而治天下也曰下曰時舍曰行曰自試曰上治靜觀辭氣無非隨時泛應虛中無我五爻之辭不同而一旨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亢亦無非道者此易道之災者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非乾元則豈能用九而不為九所用能用九則無思無為如日月之照臨如水鑑之燭物隨時而應各當其所在初而潛在二而見在三而惕在四而躍在五而治在上而不亢故曰天下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前皆言人事此多言天道陽氣之潛藏即人之潛隱勿用也天下文明萬物化生即君德之見也或者拘於配十二月之說或以九二爲五月或以九二爲寅月丑月則斷無文明之狀寅則稍有文明之漸矣善讀易者正不必如此拘執配之於月乾道無所不統無所不通惟以天下文明明見龍之類爾與時偕行此言天人之合時者天也九三之乾乾行事亦隨其時而已矣亦不必

配月配月則牽彊拘執乾道乃革四升君體變之大者然不以此爲人事而非天道故曰乾道乃革謂乾道之變革也知天人之無二則可以與言易矣凡天道之有變即九四之或躍裂德與位而爲二則位非天位德非天德一以貫之曰位乎天德斯爲大易之道斯爲飛龍在天此非訓詁之所能解也非智思之所及也三才一体萬物一体悟曾子之皜皜則漸窺之矣信孔子風雨霜露之無非教則知之矣與時偕極則雖處乎上之位而不亢矣一以貫之則人即時時即人隨時立言欲使讀者稍可曉則曰與時偕極與時偕行果能造此則

自一矣。凡此皆所以明乾元用九之道。潛見飛躍皆有其則。不可亂也。故曰：乃見天則。非人爲。故曰：天則。苟曰：人之所爲者。必非天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至哉聖言。非聖人豈能道此。元亨利貞。前既裂而四之矣。今又合而一之。與夫彖言乾元以統亨利貞之旨同也。夫天地間。安得有二道哉。苟分元亨利貞以爲是四者。而非一。則亦安能知元亨利貞哉。元曰亨。曰利。曰貞。如言。金曰黃。曰剛。曰從。革曰扣。之有聲也。豈有二金哉。又如言。玉曰白。曰瑩。曰潤。曰扣。之有聲也。豈有二玉哉。人能反求諸已。默省神心之無體無方。无所不通。則曰元曰亨。曰利曰貞。曰一曰四。皆所以發揮此心之妙用。不知其爲四也。歐陽子方疑其前後異同。非出於一人之言。正吾之所歎息。以爲縱橫皆妙者也。性情者。乾元之性情也。元亨利貞。皆性情也。故又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變元而曰始。又通之於利。則貞可知矣。是道也。何所不利。儻曰：利於此。不利於彼。利於一。不利於十百千萬。則何以謂之乾。何以謂之易。乾者。易之異名。元亨利

利貞亦易之異名故又云元始與獨曰乾无不可者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此七德者非果有七體亦猶言玉之白瑩潤言金之黃剛革乾無體無則不可得而屈故曰剛有體則有息無體則無息無息故曰健今夫行之所以健而無息惟見日星之運轉爾初無天體之可執設有氣象亦無其形設有其形不睹其機天行若可睹其所以運不可睹此不睹者何所偏倚故曰中人惟動於意欲故有不正此不可睹者無思無爲故無不正故曰正人惟動於意欲故不純不粹不精此不可睹者無思無爲安得而不純不粹不精六爻皆所以發揮潛見飛躍之正情也至於上之亢則情之邪者若夫正則與時皆極不爲亢矣使亢者能內省亢情之無體則乾元在我何亢之有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龍與天若可睹乘而御之者何形之可睹雲行雨施天下平也此孰非乾道之變化也此孰非聖人之所發育也易曰範圍天地之化中庸曰聖人之道發育萬物此非空言也實說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潛有二義有已德已盛時未可行而潛者有德未成未

可以推而及人而潛者此言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
德性雖內明而未能見之於行者有之日至月至皆有
德者日至則寂然不動能行之一日一日之外不能無
違月至則寂然不動行之一月一月之外不能無違不
能無違則猶未足以盡精一之至則發諸容體見諸行
事不無闕失未能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凡此皆德隱而
未著行而未成是以君子不敢遽用於世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
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不可以不博不博則偏則孤伯夷惟不博學故後雖

至於聖而偏於清柳下惠惟不博學故後雖至於聖而
偏於和學以聚之無所不學也大畜曰君子以多識前
言往行語曰君子博學於文學必有疑疑必問欲辯明
其實也辯而果得其實則何患不寬何患不仁然聖人
垂訓所以啓後人後人問辯未得其實而自以爲實者
多矣故諄復而誨之誨之以寬則凡梏於己私執於小
道者庶其有警孟子曰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
猶未足以盡寬之至大傳曰範圍天地之化庶乎其寬
矣然此猶可以言而及可以言而及者猶有涯畔未足
以盡寬之至孔子曰言不盡意孔子諄諄告門弟子曰

毋意又自謂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非訓詁之所能解
非心思之所及然則寬即仁仁即寬而聖人復言仁者
人之學道固有造廣大之境未盡其妙而輒止溺於靜
虛無發用之仁故子曰仁以行之如四時之錯行如雷
電風雨之震動變化而後可以言仁未至於此則猶未
可以言仁也九二正言君德故於此復詳言

九二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
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
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在他卦重剛而不中必有凶而此則雖危疑而無咎者

龍乃聖人之德重剛則剛健之至德他人之重剛則爲
剛過此之不中乃謂所居之位不中他人之不中爲德
之不中隨卦象而見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皆非龍之
正位故危之九四則升之上体故又曰中不在人故或
之或之者疑之也惟其疑故無咎如不復疑而必於進
則天下事固有不可必者方舜既歷試猶讓于德舜心
如天地如太虛誠無意無必故天下咸服而無咎九三
因其時而知之聖人於此亦未嘗曰吾如是而動也如
四時之錯行如雷電之震動如水鑑之照物故曰因時
而惕非心思之所及非訓詁之所解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九二在下之大人九五在上之大人大人者聖人之異名天下咸利見之何獨此二爻乾者聖人之象餘爻亦以乾欲明他義故不及之世皆睹大人之形不睹大人之神世皆知大人之思為不知大人之思為之神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曰心曰精神雖有其名初無其體故曰神無方易無体非神自神易自易心自心也是三名皆有名而無体莫究厥始莫執厥中莫窮厥終天吾

之高地吾之厚日月吾之明四時吾之序鬼神吾之吉凶其謂之合也固宜其謂之弗違也又何疑故大傳亦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王肅本作愚然以此句屬下文則亦通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爻象曰盈不可久其過尚小此所言其過大矣日月至明雲氣翳之即失其明惟聖罔念即可作狂故禹戒舜以無若丹朱傲西旅獻敖大保作書以戒武王深知聖狂不過一念之間禹曰安汝止深明微不安不止則動

而逐物。物蔽之而昏。遂至於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故古之聖人。恐懼兢業。常以克艱而不本於道心。則不保其不流而入於邪。惟聖明白四達。道心不動。故常不失正。故兩言其惟聖人乎。以發明之。右所釋卦爻之義亦詳矣。而子曰書不盡言。筮者事情無窮。卦爻所應亦隨事而變。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不可執。

楊氏易傳卷之一

楊氏易傳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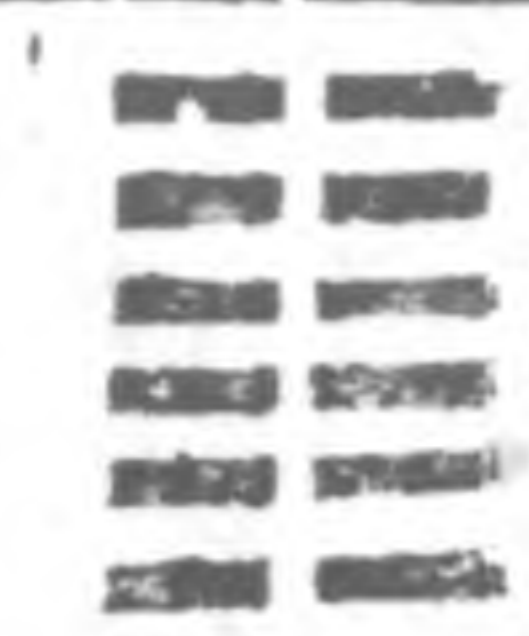
宋寶談閣學士滋 終楊簡敬仲 著

明 後 學 廬陵劉日升

豫章陳道亨 校

漳浦林汝詔

豫章饒 伸 全校



坤下
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

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乾坤之道一也分陰陽而言之則乾爲天爲君爲父爲夫坤爲地爲臣爲母爲妻傳曰明此以南面堯之所以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所以爲臣也天地一氣乾坤一道推本而言謂之元卽乾元也而有至哉大哉之異稱者姑以此著君臣夫婦之辨其實一也坤畫卽乾畫之兩者耳未見其爲異也所謂乾之一畫亦非乾果有此象象也者象也姑以象夫易道混淪一貫之妙而已所謂乾者如此所謂坤者亦如此至哉者極至之稱乾

亦可以言至坤亦可以言大彖曰含弘光大六二直方大用六素貞以大終也中庸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二萬物自何而生雖曰因地而生未芽未甲物安在哉是謂元物生於地旣於地矣地形在下其勢承天乃順承天乃者有所因之辭乾坤雖一天體至大無所不統故乾彖曰乃統天地在天中勢卑而承天因其卑而承天故彖曰乃順承天子以明乾坤之道一因形發用是謂並行而不相悖坤厚載物地厚載物也惟坤以道言地以形言其實一也道卽形形卽道無疆之形卽無疆之德惟坤以德言地以形言人言有二易道則一故曰德

合無疆地廣無疆萬物化生妙不可言孔子曰地載神
氣神氣風霆流行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孔子以此教學
者故其言精易之彖辭孔子以教筮者故其言顯因人
心以爲二故合之教亦多術矣易本占筮之書古神聖
之設教知空言難以告人因民生之所利用因致其教
因以發神明之德因以通萬物之情書曰水火金木土
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是謂六府三事所謂利用
卽范金合土剡木剡木之類所謂厚生卽水火穀足以
養生之類凡皆生民之所日用聖人因其日用而致正
德之教使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之類皆因厚生而
教以正德器有常制不苟不侈之類皆因利用而教以
正德至於易筮而教以正德五帝三王所以致化之速
者因民生日用教之也周衰此教隳矣而况於秦漢而
下乎坤元無所不含藏豈不甚弘萬化廣生光言其如
日月之光凡光雖及物而無所思爲此言坤德以明人
心一貫之妙易多言光曰輝光曰不習無不利地道光
也曰光亨曰光明皆所以明道品物咸亨無非妙者林
林皆妙職職皆元牝馬地類行地無疆牝則乖矣雖強
必彊臣道妻道順正而行柔順而貞其利無彊柔而不
貞爲囿爲邪爲諛爲懦君子不行君先臣後夫先妻後

當後而先爲迷迷爲失道君爲臣之主夫爲妻之主後而得主利莫大焉君臣之分夫婦之序是爲天秩是爲天常坤後爲順是爲得常得常則利失常則害是常非粗是常即道萬世攸行西南得朋乃與類行巽離坤兌皆陰卦也是爲陰類東北之卦乾坎艮震皆陽類也故曰喪朋女舍其陰類而從夫之陽臣舍其私朋而從君之陽雖失其朋乃終有慶安正則吉失正則凶無非道者正則爲利爲吉邪則爲凶得此道則安則正正而不安於道猶失禹曰安汝止人之本心是謂道心本正正無實體以不動名動斯不安必至失正妻不安正必凶

臣不動也以凶地之所以博厚無疆者以其安正也寂然不動非安乎不動而順非正乎惟其安正是以無疆即其無疆知其安正大抵道之正者自然廣大自然無疆故曰安貞之吉應地無疆人之安貞即地之安貞地之無疆即人之無疆三才之名之形不同三才之道之實同人之自視其安正未能與地爲一者猶未可以言安正也自視未能與地之無疆相應爲一者亦未可以言安正也安貞之吉似言人應地無疆似言地而聖人合三言之正以明三才之一致亦猶乾象言首出庶物

萬國咸寧也

禮尚書曰牝馬最貞既從牝矣也牝欲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勢在下其勢卑順故曰地勢坤君子以德厚無疆無所不載為物所動者不足以言載物不足以言厚德君子之載物非作意勉強以順承之也非作意勉強為是不動也君子中虚心實無疆無疆則何所不容何所不載彼為物所動者妄立已私妄守塊然之意其塊然者與物為伍既已與物為伍矣則安得不動無以順適吾意則動有以拂亂吾意則動恐懾疑惑膠擾聖辭千態萬狀且將為物所載矣尚安得而載物乎君子之厚德即坤之厚德有毫髮之異者終不足以言厚德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

或曰衍此堅冰字

陰始凝也馴

致其道至堅冰也

陽為君子陰為小人陽為善陰為惡惡之始萌戒不可長涓涓不塞將成江河纖纖不伐將尋斧柯禹曰安汝止安止則不動則不萌矣臯陶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微也念慮之始也或者謂萬幾萬物後世多事尚不至於一二日而有萬事而況於唐虞之際乎念慮則有之矣兢兢業業是為篤敬幾有善惡敬則幾善不敬則幾惡智者於履霜而知堅冰之將至故兢兢業業愚者則曰未必至此故卒罹其禍君子以此治已以此治人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直者直而已不曲而已不必求之遠也方者如物之方不可轉移而已不必求之遠也曰直曰方皆所以形容道心之言非有二理也此道甚大故曰直方大此道乃人心之所自有不假脩習而得人之本心惟有虛名初無實體自神自明自中自正自直自方自廣自大變化云為隨處皆妙象辭以動為言者惟動乃驗其實彼學者獨居淨處為得靜止之味者未足以驗得道之實也於應酬交錯而自得其妙焉斯足以驗其實於應酬萬

變而未嘗不直不方者斯為得坤之道矣然則此豈循習之所能到雖然道則然矣不至於得至動之妙固不足以及言得道矣而有學焉道雖已明動雖已妙雖已著不習之實而猶有故習未克頓釋故孔子十五志學至三十方立至四十不惑五十方知天命六十方耳順尚須學習習者習此不習之道也習未精純雖善未備精而忘習斯無不利至於此則地道在我矣神用發光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無思無為變化皆妙地道之光如此人道之光如此六二正居下卦之中於是發明坤道之正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三爲陽陽有章之象六爲陰陰有含藏之象爻著此象聖人於是發此義臣之盡言於君含章疑其非道然臣不可以自用用之者君爾用臣之言取臣之章皆自其君匪由乎臣是故臣道當盡其終不當專其事君不可輔則當去可輔則當順事雖有忠臣懷不能自己之心至於專成犯禮非易之道也道心中虛無体無我無適無莫惟義之從不能含章而喜於出已之長者已私實作之也道心不如是也或者往往疑含章非正故聖人

教之曰可貞真正也可者通上下之辭含章而盡道即正矣其有未盡者故以可爲言此立言之法也含章亦非專於含藏時可發則發未可發則含藏無意無必無我或之爲言無必之辭也無成無終亦不可也無成有終臣之道也天始地終君始臣終道之常也彼已私之不能忘好自以爲功自以爲能往往以或從無成爲懾懾卑小故聖人正之曰此乃所以爲智光大也聖人以明易之道也聖人每言光曰堯光宅天下曰文王耿光周公光於上下易曰光大曰光明曰輝光曰君子之光皆所以明乎道心不作乎意無思無爲而萬理自昭

也苟失乎此動乎意必昏必差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含章已爲人情之所難矣而况於括囊乎括囊則謹括而不發其中未能無已私者往往多不括雖知所括往往不謹已私中潛時一突發易道不如此道心清明無体無我發則發括則括何適何莫時不可發而必欲其取咎也必括則不發不發則無譽此事理之常彼未能無私意者往往耻於名譽之不聞此意一動又不能括故聖人又教之曰無譽言乎自無譽也聖人諄諄凡以消人之私意使之從道使之免禍爾人之私意殊難克故教之曰慎不害也上無陽明之君以六居四陰而又陰又無應括囊之象著矣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黃中央之土色故取以明中衣上裳下故取裳以明下五上卦之中有中象六陰体坤体有下象中者道之異名無偏無倚非道而何堯舜禹之相傳惟曰執中明此以南面堯之所以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禹伊周之所以爲臣也伊尹周公知終而終守臣位道在臣位也君上臣下下者臣位也臣体也能黃則能裳矣能中則能下矣旣得中道心安臣位然必曰黃曰裳者合此二字

以明道爲詳也。其吉大矣。大不足以盡之。爲其得道焉。故曰元吉。五在他卦有君象。在六四則視五爲非陽明之君。而此六五自發大臣之義。易之爲書也。屢遷取象。非一不可執。固象曰文在中也者。于以明君子之黃裳。非作于外者。由中而發。動靜云爲。自得中道。自安臣體。皆中心之所爲。無毫髮疆勉飾外之意。言文在中而不。在外文者。自然而生。文非可以作而就也。巧言令色足恭。作也。非文也。曾子與子貢俱入廡。修容。子貢先入闈者。曰已告矣。及曾子入。卿大夫皆避位。公降一等而揖之。曾子之文自中。而子貢之文自外也。雖極其恭敬之意。而亦外而非中也。此非訓詁之所能解也。非思爲之所能及也。聖人能啓其端。爾其昏其明。在學者也。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文言曰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蓋謂陰而至於上六。極其勢。蓋舉天下純終爲陰。幾於不復有陽矣。然陽雖甚微。名分則貴。人心所不可磨滅者。猶在也。爲陰者致疑於陽。慮其有變。故戰當是時。人知有上六而已。復知有陽哉。聖人嫌惡其無陽也。故特稱龍以著其猶有龍在。以明其猶有君在。人心終

不忘其君不可侮也血陰物也又稱血以明上六猶未
離於臣類天色玄地色黃曰天曰玄亦嫌於無陽故稱
天稱玄明其猶有陽也曰野曰地曰黃亦以明未離其
類故稱野曰血兼著陽陰之俱傷不獨陽傷也凡此數
義已明已著故文言不復贅釋聖人爲此皆所以折天
下無君之心所以明天下之大道君君臣臣道之正也
龍戰之禍道之窮也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坤之用六即乾之用九是道也在乾則用九在坤則用
六一也居九而爲九所用不能用九故至於亢居六而

爲六所用不能用六故至於戰然則易之道豈可一日
不明於天下哉道心無體何物驗之爲臣之失道者必
至於失正真正也知爲正者有矣未必能求於貞也不
求於正亦失道也能貞能永是爲得道道心無體清明
永貞微生已私即失之矣得道則利失道則害是道也
大矣坤雖位利貞之道以大終也止以乾道爲天不知
坤道之即乾者不足以與此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
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坤之爲言乃道之至順之名非乾自有乾之道坤自有

坤之道非六十四卦各自有其道也。一道而殊名，故六十四卦卦卦皆妙，卦卦皆易，惟其該易之道，故有柔有剛，不偏於一隅，至靜而無所爲，而其德方而不可轉移也。有時乎動動而莫禦，其剛可驗，厚重疑止，不可轉移，其方可驗，曉愚喻昏，始止此証，亦猶謙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智者通達，乾坤一道，雖於坤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亦無不可，何必指事爲驗？乾坤之道爲臣爲妻，不得此至柔動剛，至靜德方之道，則爲臣不盡忠爲妻不盡正道，心無體無體可執，非至柔乎？立已私焉，則不柔矣。有體之柔，柔則不剛，無體之剛剛，不可屈義，不可奪，非動剛乎？有體之靜，未爲至靜，暫靜復動，無體之靜，斯爲至靜，真不動矣。有體之方，亦可搖動，無體之方，不可搖也。真爲方矣。道心無體，隨體而著，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未生，乃含藏於坤道之中，萬物既生，非離於坤也。萬物乃坤之化，物者坤之物，萬者坤之萬也。坤之順，即乾之健，坤之承天，即乾之統天，坤之生物於春，長物於夏，成物於秋，藏物於冬，時行也。即乾之生物之長物之成物之藏物之時行也。名殊形殊，陰陽之氣殊，而實一也。惟其實一，故陽氣

發於地而雪霜降於天。故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二。故其生物不測。又曰道並行而不相悖。譬猶人之目視耳聽手執足行心思而一人也。苟惟不知一。不惟不知乾亦不知坤。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人性至善。無不善者。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其見賓客。孰不舉手致敬。人性之善於此著驗然。

而亦有所謂天惡者何也。其端甚微。始於一念之作爾。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臯陶曰一日二日萬幾。幾者動之微。心動之始也。心實無体。常安常止。安止而動。其幾必康。不安止而動。其幾不詳。不安止之動。如水撓濁。不復清明。爲昏爲擾。順流而下。遂至於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安得不辨之於早。早者夫動之初也。未動則自清自明。自安自止。無体而發光。至虛而用神。臯陶之所謂兢兢業業。孔子之所以發憤忘食。顏子之所謂好學。皆所以蒙養保護乎此。而非思慮之所及也。其次則不遠復。又次則牽復。亦危矣。頰復大危。亦聖賢

之所誠不克頻復代日而放堅冰至矣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爻辭曰直本無虧欠聖人慮學者直心以往率意而行爲無忌憚之中庸故曰直其正也則不入於邪非直之外又有正也爻辭曰方本無虧欠聖人慮學者直方不合宜故曰方其義也明方非執方而合宜非執方之外又有義也直方正義皆發明此道之異名非有四者也聖人又慮學者雖欲直而未能直故教之以敬敬則心不放逸自直矣直者本心未始不直未始或曲惟起意

故曲爾曰內曰外姑隨庸衆常情言之方非直之外復有所謂方也直心之發與外物接應酬交錯其直不改故曰方也直心而達於外不爲事物所轉移應酬交錯變化云爲無非義者故曰義以方外學者固有道心清明既直內矣及乎應物不無轉移此猶爲德之未全故文言深明乎方外之義義者處事之名敬義立內外應酬交錯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斯爲盛德故曰德不孤直方大雖然義不可奪足以明方而義又有隨宜中節之理此孔子所以發揮前言之所未盡伯夷柳下惠皆能直內方外矣能敬能義矣而於義之中節猶

有未盡猶未爲盛德也猶未足以盡大人之至也此直此方此敬此義非由外鑠我也皆我之所固有不習而能不慮而知習而能慮而知者所行必疑阻終不通達所行不疑者如天地之變化雷霆交作風雨散施天地何疑之有吾亦何疑之有六通四關變化皆妙疑起於意有意則有疑無意則無疑無疑之妙非言語之所及非心思之所到或者不察往往以爲窮高極妙不可俄而至此不自知不自信者之所見不知聖人未嘗彊人

之所無也聖言千萬皆以明人心之所自有也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

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無成而代有終地道之常也事理甚明而有不安於此越位犯分者已私主之於中也大道甚明私意亂之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盖言謹也

天地一氣也一數也一道也言時泰通草木蕃蕪賢人在位及時否塞饑饉荐臻草木衰減賢人在隱括囊不發凡此皆大易之變不可以爲此事且姑避禍耳非易之道也事即道避禍即道其曰謹云者亦道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中以釋黃之義也慮斯義未明故又曰通理下者臣之正位下者臣之體正位居體皆所以釋裳惟其通理故能居體非通理自通理居體自居體也道心一而已矣道心无體姑立虛名曰美曰中亦皆虛名微起意則意有倚倚則偏非黃中矣微起意則意已動已在外非其中矣中心无他惟誠惟實非意自中自正自卑自恭自有粹然溫然之容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自有黃裳之實矣夫然後爲美之至也作意則僞是故古之論禮者曰著誠去僞卑恭不出於中誠者終不足以致吉免咎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坤文言畧者前已詳餘可通也

楊氏易傳卷之三

宋寶謨閣學士慈谿楊簡敬仲 著

明 後 學廬陵劉日升 校

豫章陳道亨

漳浦林汝詔

豫章饒 伸 全校

☵☵ 震下 坎上 屯 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彖曰屯剛柔始

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

建侯而不寧

首乾次坤反對之序也其又次之屯者何也六十四卦

錯而置之如連山如歸藏無不可者今就周易之序而
言之則剛柔始交而尚屯此其義也又曰有天地然後
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
也此又其義也無不可者固執其一者不足以與論夫
易之道孔子曰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言其時
時皆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言其律律皆
宮也孟子習聞左右皆原之說而贅曰逢其原則求原
於彼以逢爲言猶未達孔子之旨猶未達三易之旨也
屯者易之屯也乾坤不必專言小乾坤不必專言先屯
蒙不必專言後既濟未濟即乾坤也分本與末者陋學

者爲啓愚昏或推本而言聖言之變化也剛者乾陽也
柔者坤陰也震者陰陽剛柔之始交其象甚著也坎爲
險險爲難下震上坎其始交而未通有屯難焉又震爲
動動乎險中猶屯塞而未通六畫之中斯象著見孔子
於是發之於彖辭嗚呼此易之道也此易之屯也昧者
徒見其爲屯難而已不知其爲易之道也則何以讀屯
之卦元亨利貞與乾等也心思之始屯之元也心思之
始非思也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謂此也不復諄諄於此
故不言也妙哉屯元以此處屯則屯通非亨乎以此處
屯則無不利非利乎斯元斯亨斯利有不貞乎四言之

可也。三言之曰大亨貞亦可也。元爲始爲大爲善爲仁，通而言之曰亨利貞皆可也。震雷坎雨交動而滿盈大亨利貞之時也。大亨非推本始之言也。夫言豈一端而已。乾坤已詳言之，此則略焉。或者此心之偶昏，不能明照屯時之未可遽往而攸焉，益屯之道也。聖人作易爲未明者作也。故戒之曰勿用有攸往，建侯是矣。夫事之所以不濟，物情之所以不通者，未得其人以理之也。得賢人而建爲侯，何事不濟。何屯不亨。苟惟徒理其事，不任其賢，棄本從末，失其道矣。理屯如理絲，固自有其緒。建侯其理之緒也。不待其緒，徒擾益亂，不寧者不遑康寧也。堯舜之世，君臣相戒，猶諄諄曰克艱曰儆戒曰無怠。無荒曰兢兢業業，而况於屯之時乎。此乃孔子發卦辭之所未言，其言天造草昧，似言天。繼言宜建侯而不寧，似言人。合而言之，亦猶乾言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坤言安正之吉，應地無疆，皆所以明天人之一体。三才之一體。草言未齊，昧言未明，人情居屯，往往動心墮於人爲。其造如天，則無思無爲，而自通天下之故。此元亨利貞之道。此易之道。雖不寧兢兢業業，而不動乎意，如天地四時之變化，如日月之光照。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雲方布于上、雷方作于下、故有屯滯之象、君子之濟屯也、有道焉、經而綸之、舒徐而理之、不理之、不可急、亦不可曰經綸、正理屯之道也、是道也、即雲雷之道、其有毫髮未與雲雷爲一者、終未能盡經綸之妙也、終未盡乎易之道也、然則何以能與雲雷爲一、雲雷君子自是一體、三才一體、大傳曰範圍天地、中庸曰聖人之道發育萬物、人心無體、至善至神、至明至廣大、其曰範圍天地、發育萬物、非聖人獨有之、而衆人無之也、聖人先覺我心之所同然耳。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初九有盤桓不進之象、昧者盤桓、往往怠忽、初九陽明、非昧者、故其志未嘗不正、苟惟不正、取禍之道也、何以濟屯、居貞者言止可靜、而居正未可動、而行正象曰志行正者、明特志可行正、而事未可行正也、事雖未可遽行、而亦利建侯焉、恐人謂一切不可行、故曰利建侯、卦爻辭重複者、於此不可已也、陽爲貴、陰爲賤、初九居群陰之下、有以貴下賤之象、以貴下賤、大得民心、屯之初雖未可遽有所爲、而建侯之外、又利於以貴下賤、孔子於是發文辭之所未言。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諸爻皆屯惟六二屯而屯者乘初九之剛也乘馬班如而不進不得行也陰陽之物往往多合初二相比初有求二之想而六二守正視爲初寇不與寇爲婚媾雖九五之正應屯塞未合終不與寇而失正如子女終守貞節不肯妄從人自有雖十年之久不變焉然天下無終屯之理數之極必變屯之極必通故曰十年乃字言其終得九五正應合也反常者女子二十而嫁常也無更待十年之理今也有難義當反常慮或者執二十之常

禮惑六二之貞心故孔子明反常之義以破後人之疑聖人立言垂訓凡以解人心之惑爾人心無惑則易道自在人心千變萬化無可言者易書取象初無定論初九本爻自善自六二觀之則初有寇象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大抵初與四爲應二與五爲應三與上爲應何爲乎相應也重卦故也初八卦而已卦三畫而已及其重之則上卦之四即下卦之初也上卦之五即下卦之二也上卦之上即下卦之上也惟類同故有應之象然一陰一

陽則相應、兩陰不相應、兩陽不相應、此六三與上六兩陰也。故無相應之象。而有即鹿無虞之象。古者山澤有虞、得虞人則可以即禽。今即鹿而無虞、則惟入于林中而已。不能獲禽也。君子於此、不如舍之、而不即、不舍而往、致吝之道也。不得鹿而已、未爲凶也。故止於吝、無虞則心知其難矣、而漫往、有不改過之吝。象曰：以從禽者、夫無虞而即鹿者、心在乎禽、爲禽所蔽、雖無虞、猶漫往、不省其不可也。動於利祿、不由道而漫往、求者如之。君子則舍之、往則吝、則窮也。將以求通、反得窮焉。所以破人心之惑也。三爲陽動、又不中、有動必失道之象。毛義

夫云謾從言無去音、欺謾從水汗謾謾然。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乘馬班如、如班列然、不行屯之象也。曰：往言六四不可不決于此、而先往焉。夫初九之求我爲婚媾也、然後往、則吉、无不利矣。俟求而後往者、惟明者能之。人心之急於婚媾者、多不待求而先往。故孔子於此、贊言求而往之爲明。所以誘掖人之良心、使之自貴而無輕動也。以六居四、皆陰、有至靜不先動之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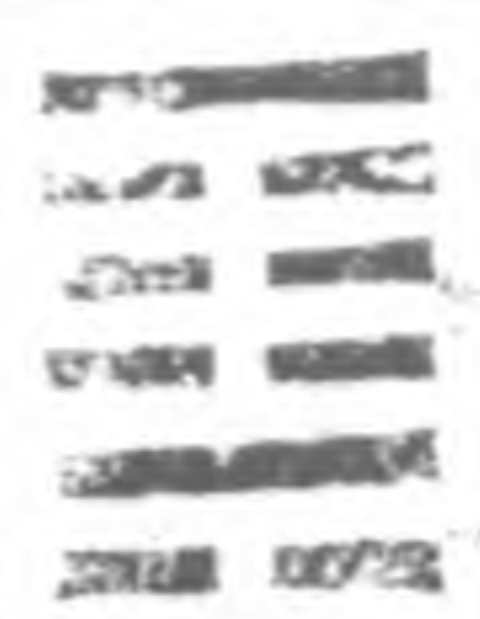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九五而屯、爲屯其膏之象。馬膏澤、欲其博大、不欲其屯。

齋若其居位卑小者行之如有司出納之吝則義當屯吝故正故吉若大人者行之如人君之施澤而乃屯焉雖其事出於正猶爲凶也謂如今時頒賜軍賞從厚無功而厚賞甚無謂也若減削之不爲不正然不可行也行之必凶若此類是謂大者雖貞亦凶大者之施不可不光不光不足以盡大者之道故曰施未光也夫天下事理惟其稱而已矣當大而小與當小而大皆非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上六重陰不中爲屯之極有陰闕失道之象故至於泣血漣如天下有不可處之事易窮則變變則通自有道

焉豈可憂愁無聊賴如此其甚顏子居陋巷而樂孔子遭厄而絃歌不輟亦終於脫難如文王之囚於羑理文王亦豈無聊至於此極哉雖不幸而至於死痛裂慘極亦氣血之變化爾亦何至於泣血漣如彼昏者因物有遷執物深固故至此也何可長者言何可長如此也非告語之所可及惟深憫之亦覲其變也變則庶乎通矣



坎下
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

不告利貞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

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

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艮爲山爲止坎爲險此卦上艮下坎是謂上下有險因險而止不知所之是謂蒙孰知夫山非山險非險何阻之有何蒙之有所謂不蒙者非能高舉遐邇不寄天地之間離處事物之外也明者知其無非道蒙者見其無非物無非蔽物非蔽我我自蔽物爾孔子曰無聲之樂日聞四方達於此則不蒙矣又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達於此則不蒙矣又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夫哀樂必有聲必有狀而孔子曰不可見不可聞何也達於此則不蒙矣何必此雖近之事親事長忠信孝弟視聽言動起居飲食達於此則不蒙矣忠信孝弟若至易曉也起居飲食若無可言者而必曰達乎此則不蒙者蓋人之知此者寡矣終年說是說非說晝說夜而其實不然者往往所至而是然則何以謂之不蒙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孔子如此明白以示矣信此者謂之不蒙而尚謂孔子不明告者是之謂蒙蓋亨則行無不通通是亨不可以言論不可以意推不可加一毫不可損一毫無所倚無所黨平平蕩蕩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動容周旋喜怒心思變化云爲不可度思是謂時中無時

而不中中不可能自神自明自信自覺不可以語人非不可以與人言之不盡語之莫知明者深念蒙者之性至善至靈至神特不自覺自信致此蔽塞甚念啓告之也然亦不敢無故而疆告之必待蒙者求我而後告者欲其志應也志不相向雖明告之不聽童有順聽之象筮者如卜筮然竭精盡誠而聽而況於初乎如此而求於我者則當告之蓋以初筮之心剛堅中誠誠確無他澄然不動無偏無畔是剛中之心即道心也特未明爾易於啓發故當告一告即發則善告而不問發之再三其機已失其意已亂違道遠矣非剛中之心也煩瀆而已故不當告若又告之是又告者反瀆蒙者益亂益昏無濟也其曰利貞何也至哉聖言所以啓佑萬世何其妙也蓋曰蒙無所利獨利於貞貞正也正者夫人之所知初不高遠初不幽深事親而已事長而已忠信與物而已視聽言動而已人不自覺雖習聞其說習學其事終未足以盡正之實者非說之可解非意之所習不習不知變化云爲不習不知之謂蒙以不習不知養之是謂作聖人功蒙不言元非不可以言元也聖言偶不及之爾蒙即元也餘卦皆通通乎一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蒙有昏蒙之義有無思無慮養正之義有蒙稚之義上艮下坎出泉之象於是發蒙微使達之德性之所自有不假復求順而達之無不善者有行實焉則德性得所養矣果者實之謂是謂行得是謂德行行虧則亦能使德昏德性無體本無所動本不磨滅如夜光之珠泥沙混之失其明矣如水然不混濁之則水性不失矣順本正之性而達是謂果行果所以育德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發蒙之初即宜刑人以脫其桎梏在足曰桎在手曰梏

人之昏蒙自囚自束意狀切類之蓋亦自無如之何矣儻不於發蒙之始痛掃除之則厥後桎梏愈固不復能改故曰以往吝有不改過之意象曰以正法也者以用也用正法以刑之也有正法而後知人之不善而刑之如我無正法我猶未免於桎梏安能脫人之桎梏天下之以桎梏爲美而好之者多矣使皆知桎梏之爲桎梏則亦豈肯自囚自束則舉天下皆不蒙矣皆聰明睿智矣惟其不知故蒙故誤認非爲是誤認惡爲美自處桎梏之中惟明者深知人之性本善本明因何以蔽因何而蒙蔽在某處病在某處因其蔽處病所而刑之則桎

梏可脫。是謂以正法刑人。每歎以邪法刑人。益人之桎梏者多矣。爲人上者以不正之法刑人而欲人之正。爲人師者以不正之法教人而欲人之明。是謂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蓋有人心自正而反阻之。遏之。人心不正而反進之。導之。自三代衰。正法不行。以蒙治蒙。以亂治亂。往往而是。所賴人有常性。終不磨滅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九二陽明。六五陰蒙。以下發上。體爲不順。而九二居下卦之中。中道也。有得道之象焉。則能包蒙者也。包藏其用。不露其迹。如孟子之事君。順而啓之。如此者。吉。若直

攻君之蒙。後世稱忠古。道無取。納婦者所以詳明包蒙。順協之意。如納婦焉。則吉。婦蒙子明。故子克家。父子分。雖嚴而不爲甚嚴。又情親。故子可以克家。象曰：剛柔接者。言乎必情親至。協則可。不然則亦難也。凡下明上蒙者。必其情如父子之親。亦皆有信其父子之誠。而後可。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無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金夫九二之象。女六三之象。以六居三。三爲陽動。又不中。不中爲失道之象。三與二非正應。而坎水就下。故有見金夫。不有躬之象。以陰求陽。以昏求明。其心雖求親。

於我而失其道焉。我不可受。夫天下惟有此道而已矣。得則吉，失則凶，得則利，失則害。彼以蒙求，則其事雖善，而其間有以非道而來。君子猶不可受，故不曰以蒙求，而取以女求。夫不有躬之義，蓋謂以蒙求明則正，以女求夫則不正。孟子不答滕更，其求不以其道也。象曰：行不順也，此以罪其不順而已。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六陰四又陰，蒙闇之甚，自以爲是不應乎陽明，故爲困蒙。爲吝，夫蒙闇者之自安於蒙，不以蒙爲美也。惟以蔽焉，安於所好，溺於所嗜，自以所好嗜者爲實，不知其不

實也。何謂實？惟道爲實。萬物皆變，惟道不變。禍福毀譽靡定，然則惟道爲實。明者得道，四遠乎二遠乎實也。聖人憫之，故云：諸陰皆應陽，獨四不應，故曰：獨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六五雖陰而未明，而能應九二陽明之至柔，順而聽如童然，故吉。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昏蒙之甚，至於此極，則惟有擊而已矣。夫不得已而至於擊，則豈動於私意而治之大過哉？擊者擊其蒙而已矣。彼爲蒙爲寇，悖道大甚，則治之亦不得不甚。然治之

雖甚。不過禦其為寇者而已。去其悖道之心而已。苟因其擊蒙。因其禦寇而擊之。又至於大甚而我反失乎道。是擊之者。又為寇也。故戒之曰。不利為寇。利禦寇。自其昏蒙之極。悖道之甚。我不得已。以道擊之。則不過私上下當靡然順服。不唯輿論咸順。而蒙者當亦順聽。而心服。夫由道而行。其效如此。

楊氏易傳

楊氏易傳卷之四

宋寶謨閣學士慈谿楊簡敬仲 著

明 後 學廬陵劉日升 校

豫章陳道亨

校

漳浦林汝詔

全校

豫章饒 伸



乾下 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彖曰需須也險在前

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

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坎險在前健剛而能需待不陷乎塗中其義不困窮矣

剛健者多不能需而遽往則陷乎險剛健而能需者得乎道故也曰有孚光亨貞吉者其象著乎九五之一爻五爲天位又正中也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人非不助順大抵人情以誠信爲切需待乎彼正與人情交故首言有孚我有需待乎彼而彼孚信乎我則得所需矣則亨矣其亨也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自無所不照人情於需待於得所需能不動心今如光焉寂然不動如是而亨是爲光亨聖人善於明道如此需而孚光亨而不失其正故吉亦有人情相孚其亨通如光之無所思爲而或不出乎正者亦未爲全吉需而有孚光亨必得位乃孚乃亨乾天也下卦乾而有天象人咸謂位者人之位不知其爲天位也知其皆天道而非人則無思無爲而光亨矣曰正曰中曰孚曰光亨皆所以共明斯道非有異義也一也利涉大川言有孚光亨正吉則雖大險可濟矣往必有功也此承上文非利涉大川別有義也需者易之需也險者易之險也剛健而不陷易之剛健不陷也有孚光亨貞吉而利涉又易之有孚光亨貞吉利涉也曰屯曰蒙曰需荀曰此人事物情而已非易道之至也則不足以讀易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者坎水之升。雲上於天而未雨，有需待之象焉。君子所以飲食宴樂者，宴非自飲食也，與衆人共之也。人情之所需者，飲食爲急。朝夕之所需，未及此。故大象發之。夫飲食之微，何聖人作易而取此。嗚呼！大哉！易道何所不在。何所不通。何精何粗。何大何小。學者其無謂飲食至微，非易之道。達之者，群羞盛味，獻酬厭飫。如天地之變化，如四時之錯行，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初九遠于險矣。郊者遠之爲言也。需于郊，不犯險難而行矣。能恒久于此，則無咎。恒久于此，或疑久固恐失常道。故聖人未失常也。人情喜動而惡靜，能暫不能久。此皆放逸之常態。易道不在遠，在乎人心不放逸而已矣。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九二稍近於險矣。故曰于沙。言九二居中有得其道之象。故亦未嘗進而需焉。偶其所處稍近險，非好進而近險也。故雖小有言而終吉。衍在中者，言九二胷中寬衍平夷，初不以進動其心，亦不以小言動其心。夫如是，終吉。終吉以九二得其道故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坎險在前故需諸爻以遠險爲善初于郊無咎二于沙小有言三于泥則迫險矣故曰致寇至雖然三猶未入險中災猶在外自我致寇則寇至我不致之則寇亦不至故曰敬慎不敗也甚矣夫人心之神也雖處迫險之地致寇則寇至不致寇則寇不至詩曰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服其心也心爲善則祥至爲不善則殃至慢藏則盜至冶容則淫至諺云禍不入慎者之門正謂此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人皆欲進三陽自下而進而六四以一陰當其前其傷必矣血陰物傷象六四入險而傷然不言吉凶何也能需而退聽出自穴故也易之爲道無所不通雖如四之入險而傷其處之亦有道六與四皆柔故有順聽之象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酒食自養之象也爻辭多取象大象君子以飲食宴樂則直言其事非取象九五君象人君之治天下不在求之他求之外惟求諸已而已矣自養求諸已也貞正也自養正德以需之庶政咸熙矣中正道之異名也即正

德也象曰以正中一也學者或巧致其辨而通乎道內明心通之士無取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大抵天下之事理極則變需之極則得所需之變故不曰需而曰入于穴六陰穴有小之象三陽需于下勢終必進故有不速之客三人來之象陽君子之象上六入于穴已得所去而三陽又至非上六之所欲也猶不召而客自至速猶召也禮或作宿謂於一宿之前致請也或作肅謂起敬以延之使入也此作速謂導之使速入

也音同義亦畧同聖人於此知小人之勢已安不可去因以教小人使其敬君子則小人亦終吉如恃其勢之已安不敬君子則小人悖道大甚必有凶矣小人位當居下今居上德不當位若能敬君子亦未爲大失也然筮者事情無窮亦不可執一論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不可執一論又曰穴者所安也泛言事情不必專指君子小人我已得所安而有不速之客或曰不速自至雖不當賓客之位未大失也敬之終吉若責其小過或致忿爭之禍爝火不息或至燎原或實有客或比象生義皆不可執一論

三三 坎下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彖
乾上 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
 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
 于淵也

訟之為卦上乾剛下坎險在上者其勢自可以行故用
 剛而下則無勢之可行不得以用夫剛故用險訟之本
 乾亦為健險而不健未必成訟既險又健訟於是成夫
 人惟自信其直而人不信之也而有窒焉故或可訟如
 以詐而已矣則安可訟也訟非善者惟惕惟懼勿過而
 中則吉彖曰剛實而來險中剛實孚信也二陰揜其外

窒也居下卦之中得中也訟而能中必惕必懼終凶者
 訟不可終成也訟非君子之事有變通不得已而訟勿
 終焉可也不得已而不已終凶之道也利見大人尚中正
 也中正訟者之所求也不遇大人則中正者禍險詐者
 勝亂之道也履正道而後可濟險難也不以正道而欲
 以訟濟之愈險愈陷之道也入于淵言其入險愈深不
 可出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行乎上水流乎下其行相違訟之象也君子深念夫
 訟之不韙也作事謀謹其始焉與訟之端其始甚微始

之不謀、輕愠、遽怒、施報、滋甚、故成於訟、於其始謀之微也、已之則不難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訟之初不深也、有不永所事之象、訟之初未深、小有言而已、既不永其事故、終吉、能不永所事、終足致吉、雖小有言、其是非之辨已明、人皆知之、不必與競也、人之所以訟者、爲其已直而見屈於彼也、今日是非之辨自明、則可以不訟矣、聖人善解人心之蔽如此。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而逋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爻發九二之善義、象發九二之不善義、唯聖人之所發明、二五皆剛、其所以不克訟者、自下訟上、大不順也、勢不能也、故歸而逋、竄致患、如掇取言、其至易也、歸逋之邑、唯三百之邑小矣、故可免眚、如其邑大、則彼將不釋、古皆國邑、非如後世郡縣、二爲陰退、有歸之象。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三應于上、以柔從剛、非訟者也、故不訟、訟之時、君臣之際、尤宜慎謹、食舊德、舊祿也、度德受祿、故曰舊德言食。

則知爲祿退食舊祿不敢進也此在他時則非正在訟時則正故曰貞何爲乎不去已在中勢未可去亦在其義尚可留也然居訟之時終爲厲六三處之有道故終吉亦非無所爲也或從王事不敢專成若夫臨九三未順君命則亦可以專成易之道唯其時而已矣無定論也訟之六三以從爲吉易之爲道豈執方之士所能學哉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九四與初六應雖在訟時無終訟之象九剛四柔有始訟終退之象人惟不安於命故欲以人力爭訟今不訟

而即於命變而安於貞吉之道也渝變也始訟始不即命不安正雖爲失道今不克訟復即命變而安貞則今不失也道不遠人人以私意行之故失去其私意則道在我矣何遠之有何難之有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訟誠不美然天下之事變不可得而必如舜之誅四凶禹之征有苗湯武之征伐周公之誅管蔡孔子之誅少正卯皆訟之元吉聖人行之無非道者元即乾元坤元之道也其爲吉大矣象曰以中正也中正道之異名或曰五爲聽訟之大人既妄增聽字又卦彖已發其義矣

乃贅乎

也。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六三以柔應之有錫鞶帶之象訟不可終上九過中失道終訟而勝獲鞶帶之錫焉人心不服也故終朝三褫聖人慮訟勝者以受助其私意故言三褫著人心之不服。又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皆所以遏人欲明正道也。

三三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

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師衆也真正也用衆之道正而已矣正者易之道天地之道日月四時之道鬼神之道人之道其名不同其實則一於師卦曰貞貞則人心服失此則人心離以困也能用衆而皆正可以王矣天下皆歸之何者天下無二道故也王道丈人之道也丈人尊者之稱天下之所尊敬之人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服其正也合乎天下之所同然者故也不得天下之所同然者何以用其衆何以致吉與無咎吉則成功無咎則人不怨咎雖成功而有怨咎者周衰秦漢而下往往而是彖詳言丈人之道曰剛中而應發九二之象也行險而順

發上下二卦之象也剛則物莫能動中德無偏無黨剛中二言皆所以明此道非有二物也此道合乎人心故人咸應之用師征伐非平夷之事故曰行險非奸險之險也行險而順行乎險中而得其道故也行險而順之道即剛中而應之道也發明之言不同而道無不同以此毒天下而民咸從之矣吉矣無咎矣丈人強力而兼行乎此丈人行人心之所同然而無不應也是以謂大易之道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水行地中有以容之則聚鑿一井則水聚一井鑿十井則水聚十井一井不鑿焉則一井之水亦不聚此無他無以容之無由而聚也是以君子容民畜衆師衆也不特行師其臨民亦然民亦衆也豈有居上不寬量不容衆而人心悅而服之者乎此又易之道也卦彖未發此義於大象發之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行師之道用律爲急臧善也苟不善於用則凶此古今通至於兵法亦深識其要自古善用兵者唯得此不敗不得此雖善用兵亦有時乎敗如李廣如薛萬徹非不

善用兵以其失律故終於敗書云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所以用律也兵家常談唯整者勝此斷斷不易之論此易之道也莊子曰順爲臧逆爲否蓋謂逆則不臧矣否臧不臧也用律而不善與無律同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一陽五陰則五陰歸一陽一陽爲主師比是也一陰五陽則五陽歸一陰一陰爲主同人大有是也大抵陰與陽其情相得革之二女同居而不相得者皆陰故也今五陰盡應九二之一陽則九二爲主九二居也而人心

成歸之殊非人臣之所宜唯在師之中爲將帥則吉群陰咸應者士咸應也何不可之有王三錫命所以推誠盡禮於將臣也君心不篤將亦難於受命奸譖一行首領不保何以成功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者言行師不出於私出於公有大惡亂倫害民衆心共怒是謂天命殛之是謂承天寵此明衆咸應之道也象辭亦有補爻辭之所未言者此之謂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者此亦補爻辭之所未言王者之所以三錫命于將臣者志不在殺也所以懷受萬邦也彼惡大焉或亂倫焉或害民焉屢諭莫從故命將征之征者正其不正鋤剋亂弱所

以安衆也。故曰懷萬邦也。慮或者不明三錫之義。疑其志於殺也。故特明之。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輿衆也。尸主也。行師之法。權歸一將。使衆主之。凶之道也。象曰大无功也。甚言其不可。衆所不一。必無成功。九二既作帥。六三居二之上。有權不歸一之象。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六陰四又所處偏。有左次之象。無知者以前進爲快。爲榮。以左次爲耻。爲辱。知者不然。唯其宜而已矣。殺人非君子之心。則左次固其所安也。未爲失常道也。齊桓伐

楚而次於陘。春秋之所與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田所以養人也。而有禽焉。害稼則義當去。其害稼之禽。執言執其害稼之罪。以爲言。聲罪而征之。使天下之不正者咸懼。若無辭可執。徒以私意欲征之。則不惟敵國怨咎。舉天下皆怨咎之矣。義理所在。人心之所同也。長子帥師。非獨指長子。凡任而爲帥者。即長子之謂也。行師事權。必出於一。而後可濟。若使弟子衆主之。雖所任弟子賢。亦不可。故曰貞凶。言雖正亦凶。此義六三已發。

之而又言於此行師大利害自古通患故特重復言之
象又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中者道之異名言權統於
帥乃由中正之道而行也弟子與尸是人不當也非易
之道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
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師之終功成大君有命所以賞功也正功言賞必當功
不可差失也開國封之爲諸侯承家以爲卿大夫也開
國承家之始其初不可用小人也於此始言勿用者因
此賞功原其始也用小人爲將帥幸而成功則難於不

賞使之開國承家則害及民必亂邦也豈聖人君國子
民之大道去一害民者又用一害民者以亂易亂必不
可後世雜霸之說興逆取順守之說興有曰用得其道
則天下徂詐咸作使此非君子之言也用一詐者天下
之詐心咸興用一小人天下小人心咸肆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斷不爲也用師而用詐取勝於
目前貽禍於後日其應如響自有正兵之法可用諸葛
亮以正兵李靖以正兵二子之善用兵諸將無及後世
之爲將者胡不用此而獨以詐歟二子之用正不用詐
君子之所與也易之道也

楊氏易傳卷之五

宋寶謨閣學士慈谿楊簡敬仲 著

明後 學廬陵劉日升

校

豫章陳道亨

漳浦林汝詔

全校

豫章饒伸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末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末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

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比即吉何以知比之即吉也比輔也人相比輔何為乎

不吉。下情順從，何爲乎不吉。比道常謹其初原，初也。筮者精誠而求之，其初竭誠而求元善，求正之主而比之，則他日必無怨咎。不正而求，不可親也。未有不正而禍不及之者。元末貞之德，剛中之德也。剛足以立，物莫之遷。中無所偏，靜正不動，非元善乎。元大也，非大乎。中正如此，非貞乎。夫惟以人欲爲正，故莫能求茲正也。非作於人欲，靜正無我，物莫遷動，有不求乎。有元末正之德，則不寧者皆以方來，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不咸來。其獨後而不服者，凶矣。神之所共惡，彼有道而我不服之，是違道也。衆咸服乎彼，而我獨不服，是違衆也。違衆反

道是謂之道窮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水由地中行，則各得其所。水在地上，則散漫無統。先王雖聖智，不能以一人兼治四海之民，故必屬而理之。萬國於是乎建，是王者親比諸侯，侯各親比其民，民各附其所統屬矣。後世之郡縣，亦古之萬國，惟不擇賢久任，故治苟且，民失其安，風俗益壞，藩籬不固，遵易道而行，無一夫不被堯舜之澤矣。自古先已建萬國，故稱先王。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天下萬事惟初心爲正。相比之道亦然。人心未始不正。人心未始不忠信。則此忠信之心未始不明。貞其初。發自然忠信。忠信謂之有孚。卽此初心。孚信而比之。自無不明。必無咎。苟不自其初心。轉而遷之。委曲不直。則不忠不信。以此比人。安能免咎。然尤信矣。有孚比之。無咎。此言其大畧也。有能卽此初心之孚。純一無間。無少虧闕。如盈缶然。則不止於無咎而已。終來有他吉。雖不可預定其爲何吉。而其必致吉也。昭昭矣。卽初可以占終。卽本可以知末。道在邇。卽此未起。意象之初。正而無失。雖聖人之道。無能外此。其吉可勝言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惟初有之失。其初則否。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人情多比近而違遠。近未必正。不可以其近而加親。正雖在遠。不可以其遠而不親。孔子曰：愛衆而親仁。所親比者不可不於正。六比近皆陰邪。不可與比。二居中。中正之人也。中正之人不與陰邪合。近舍陰邪。內心自上。親於九五。自比於貞正。故吉。人心自明。逐外則昏。乾曰：自強。謙曰：自牧。復曰：自知。頤曰：自養。晉曰：自昭明德。比曰：不自失。皆所以明人心之自靈自明也。二居內卦之中。故有內象。上卦亦曰：外卦。下卦亦曰：內卦。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六三所比上下皆陰陰爲小人陽爲君子故有比之匪人之象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豈有親比非其人而不及於禍者乎親正人必吉親匪人必凶此萬古不易之道象辭要其終而言之知其必傷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其賢以從上也

四與初同類今不應乎初而外比乎九五之賢貞也故吉夫天下之道惟其正而已矣由乎正者吉失乎正者凶舍其私黨從乎公正易之道也上明其惟九五也五居四上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人羣處於天地之間勢不容不相比彼此之相比上下之相比皆爲有道焉九五爲比主顯著相比之道如何而顯之也君臣也父子也長幼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此其大倫也而其顯比之道不可勝窮不可勝言一言以蔽之曰中正而已矣凡中正之道皆相比之道也有一不於中正人心卽離卽失其心而九五又得尊位以行之此其所以能顯比也王用三面驅禽闕其一面順我者取之逆我者舍之前禽雖失不彊取也止於三驅

不敢強人之必我從也。中正之道固人心之所同，其有
 姦宄頗僻，不比於我，亦不彊。亦中正之道也。禹征有苗，
 聞伯益至，誠感神之言，而遽班師，失前禽也。卒之七旬，
 有苗格者，中正之道自足以感之也。致邑人初不待諄
 諄誠諭而自化於中正之道者，上之人行中正之道，自
 能使邑人中正也。中即正，上已言中正，此省文也。中與
 正皆道之異名，言中亦可，言正亦可，并言中正亦可，隨
 宜而言。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由初而比之，其比也誠，比不於其初及終而始求比，不
 忠不信，人所不與，凶之道也。首初也有始則有終，無始
 何以能終，故曰無所終也。卦已言後夫凶，彖又明之，此
 又言之者，比之無首，實人適之大禍，占筮觀六爻之變，
 故上六復發此義。

三三

巽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彖曰：小畜柔得位而
 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
 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畜有包畜之義。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晏子正言而忠
 告之，至巽順也。景公大悅，名大師作君臣相悅之樂。其
 詩曰：畜君何尤，則知畜有包畜之義。爾經傳亦多此義。

易有大畜小畜陽爲大陰爲小今小畜之卦六四以柔得近君之位而上下諸陽皆應之是以小畜大以臣畜君故曰小畜小畜之卦有亨之道焉何以知其能亨也下乾上巽有健而巽之象二五皆剛中四得位而上下皆應故志行故有剛中志行之象惟健巽剛中而又志行故能亨也不健則不能有爲不巽則犯難以行剛以明其有實德實德至剛而未嘗動中亦明其實德實德無偏無倚曰健曰巽曰剛曰中皆道德之殊名非果有四者之殊體也猶曰白曰瑩曰溫潤皆言一玉曰黃曰堅曰澤亦言一金合健巽剛中之四言而小畜之道

明而後小可以畜大臣可以畜君而又必得位而志行而後能亨古者固有雖備聖人之德而不得位雖得位而君臣之間未深相知則志亦難行如伊尹之於太甲其始不可謂之亨及太甲翻然而悟誠然改過則伊尹之志於是方行故爲亨天未大雷電以風成王未執書以泣則周公之志終不可謂之行終不可謂小畜之亨夫陰陽之氣相包畜細縕和暢而爲雨今密雲不雨是畜猶未通曰尚往也者往猶去也猶過去也言其未通也密雲不雨而徒自在乎西郊西陰方臣之象也陰陽未通和未雨則澤未施于下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天可謂尊高矣而風行其上者風無形而至柔也剛爲大柔爲小天下之以小畜大者惟以柔德文爲柔德武爲剛德懿者尤其盡善盡美之稱柔勝剛弱勝強而况於用柔德而又盡善盡美乎此易道之見於小畜者然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人之本心即道故曰道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某年三十有二而省此心之即道至此爻益驗大人以道事君於其初也而復之是於思慮未

作之初而安也禹曰安汝止人之本心自神自明自不動自即道故曰復自道此雖有復之名初無復之實是謂不復之復復卦謂之敦復不動之復也如此則何咎之有又有吉焉象吉矣何患吉之不至此甚言此義之善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不能復君於初至於過失已形牽而復之不可謂自道矣牽有難復之象然已復矣亦吉象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不獨君臣凡小畜大同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大畜九二輿說輻者特不行耳未害也此說輻則車壞矣復之不於其初次又不能牽復至於過失益深而力諫上不能堪爲乖爲離是夫妻反目不復能正室矣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六四至柔又巽体畜君而柔巽故君臣相信而和無傷無惕無咎陰陽自有相得之象六四九五志合心同六四畜之得其道也夫人臣進言於君所以至於乖忤者往往由臣未能無私或好名好已勝不與上合志故乖忤也書云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臣畜君如此何乖忤之

有象曰上合志也者旨哉言乎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此爻九五乃人臣居大臣之位知六四之賢與之同心協力以畜其君者故曰有孚攣如大臣居權勢靡好爵與四共天位食天祿以事其上是猶富而能用其鄰者以能推財於鄰不獨富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上九居卦之終有畜而終通之象通則和而成雨既通既和則當止處不可更進唯尚以德承載其上臣有畜

君之道婦無畜夫之禮以婦畜夫雖正亦厲牝雞之晨
 終焉家索終不順恐生別禍故曰厲以小畜大至於上
 九如月幾望陰氣之盛復加則凶雖以君子而征亦凶
 征者往也象曰德積載者明畜通之後雖不可復至其
 畜尚以德承載其上而德載不可以少息平居事至是
 人臣以道事君復君於道之時當積累致德不可已也
 人臣唯平居不能以道事君故至於牽復說輻反目也
 又曰君子征凶有所疑也者既畜而通矣而又往致其
 畜則犯矣非其道也有所疑疑其不順也坤上六曰陰
 疑於陽亦此疑也凶道也

三三

乾上

履虎尾不啞人亨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

是以履虎尾不啞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履之為言行也人行乎世得其道則無往不利失其道
 則無往而利得其道則履虎尾不啞人也不得其道雖
 履平地猶傷其足履之道何道也柔而已世之言柔者
 多矣而能柔者寡何為乎寡也有已私焉立我於中不
 能柔也雖知柔為善而行之及物觸之已私突發柔變
 而為剛矣夫天下之難制者唯剛而柔履之唯得道者
 為能柔也以一卦觀之則六三以一陰柔而五陽咸應
 柔履剛之象也以上下卦觀之兌說而應上之乾剛履

虎尾不啗人象也和說亦柔道也履乾剛而不見啗傷亦可謂妙矣可謂亨矣乃一本乎和柔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柔弱於水而反堅強者莫之能先又莫柔乎風風無形而發大屋折大木柔之卒勝其剛如此熟觀天下萬事唯柔爲勝若夫用剛則必中而無所偏倚必正而不入於邪又履帝位君體則爲宜斯能無疚病唯光明者乃能之光明者內心光明是爲道心是爲聰明睿智然則用剛之難如此雖然夫道一而已矣道心無体本無剛柔即此本有無体之心而行之而旁觀者自曰柔曰剛是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無体無方神不可測

剛柔異名其道則一得其一者自無不宜如日月之光無所思爲而萬物畢照道心光明不動乎意知柔知剛舜光天之下文王耿光于上下易曰光大曰明日輝光曰君子之光詩曰昭明有融皆所以發明大道此唯道心內明者自覺自信未覺者必疑通者自知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人之行皆欲前進其能靜退者有幾聖人於是發上天澤之象發辨上下定民志之道上下有章貴賤有等天秩之叙也致其辨焉使上者安於上下者安於下則民志定矣彼老氏謂禮爲忠信之簿亂之首則安能治

天下國家老氏窺本見根不翫枝葉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習乎道家之學未學乎易者也孔子大聖猶曰五十而後學易可以無大過易道之未易遽學如此蓋天下之變化無窮情僞萬狀而欲動中機會變化云爲無非典禮誠非一於清虛淨寂者之所能盡識也樓高書曰地在下矣澤又下於地故天下之最下者莫如澤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素履貧賤之所履也以素履往由貧賤而行不願乎其外故曰獨行願也此得乎易之道也人心即大易之道自神自明私欲蔽之始昏始亂獨行願者自行其心也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深明此心之即道也明此心者自寂然自變化自無外慕素有質義有本義人無生而貴者則其本初固在下也固未有華飾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九二居中爲道於是乎明履道人行乎世道甚坦坦無疑無阻而人自亂者因物有遷作好作惡自昏自亂胃中擾擾矣豈能幽哉幽人貞吉幽人之心無以異於擾擾者之心心自無体自清明自寂然不動視聽言動心思皆其變化彼昏者自不明自擾擾自爲繆亂爾幽人不昏故中不自亂不自亂由已非外取其道也其曰貞

者正也。正者道之異名，又足以明非小人無忌憚之中庸也。彼無忌憚之中庸，晉人近之矣。晉人不能自明，貞正之旨，故入於無忌憚。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幽人之貞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噬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噬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六三以陰闇小弱之資，而居下卦之上，才德不足以當位而強有爲焉，是眇而視，實不足以有明，跛而履，實不足以有行，不量力妄進如此，是履虎尾，其致噬人之凶也。可必雖然，使武人用此，以爲于大君，則不爲凶，何則？戰陣必勇，已質雖不堪奮而進，乃合正道。大君天子也，征伐當自天子出，武人用之，則正；他人用之，則非。是謂變易之道。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四居近君之位，而體剛焉，履虎尾之象也。而四有柔之象也，有能懼愬愬之象，故終吉。愬愬非志也，終吉則志行矣。大抵天下之理，欲者不得不，不欲者得。六三欲志行，故不得志行；九四志不行，故終於志行。六三柔而好剛，九四剛而能柔，此吉凶之所以相反。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君體雖剛而有用剛之道乾曰用九言其必有以用夫九不可爲九所用用九用剛也徒以居崇高之位爲勢位所轉移謂天下莫已若與奪自我威福自我自用自專以夬決爲履雖不失正危厲也以堯舜大聖而舍已從人以神禹而拜昌言苟胸中未能洞然無我必偏必蔽而况於夬決爲履乎此無他以位爲已之位正當其位故不虛也豈中正光明之道邪黃屋非堯心舜視棄天下如敝屣禹有天下而不與豈以位爲已有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上九爻凶吉未定故聖人發其義曰視其所履而考吉凶之祥則其能旋反者獲元吉上九應六三亦有旋反之象但乾體居上未必果能旋反何謂旋人心逐逐乎外惟能旋者則復此心矣豈不大哉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某自弱冠而聞先訓啓道德之端自是靜思力索者十餘年至三十有二而聞象山先生之言忽省此心之清明神用變化不可度思始信此心之即道深念人多外馳不一反觀一反觀忽識此心即道在我矣象曰元吉在上有大慶者蓋謂上者履之極盛居卦之外擾擾萬物不勝其多今也能於極上

擾擾之中。而自得旋反之妙。舜禹有天下。勞勤萬物。而曰不與焉者。在上而旋也。孔子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而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是在上而旋也。是旋非心思之所及。非上行之可到。非進退之可言。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豈小者之道哉。故象曰元吉。小人大有慶也。

揚氏易傳卷之五



卷一